

陆军

数字化部队

作战研究

王建盈 主编



陆军数字化部队作战研究
防大学出版社

前 言

“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回顾人类数千年历史，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始终推动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与军事领域的变革。当人类进步的车轮碾过工业时代而进入信息社会时，又一个变革时代揭开了崭新一页。因为战争形态的“基因”总是遗传自相应的社会形态，所以，信息社会也决定了战争形态向信息化演进。江泽民主席指出：“我们是在世界科技革命蓬勃发展的条件下，在世界军事领域正在发生以信息技术为基础和核心的深刻变革的背景下，从事军队现代化建设的。”进入新的世纪，各国军队之间已经形成了以信息技术为主要标志的竞争态势，新的战争形态也必然会打上信息时代的烙印，于是一个分割战争历史的概念——信息化战争诞生了。

信息化战争的概念并非新的标签，而有着丰富内涵及实质内容，激烈碰撞、冲击、筛选、淘汰着上一代战争留下的影响，从战争观念、作战理论、体制编制、武器装备、作战样式以及指挥方法、战斗技能等，无不渗透到军事领域的方方面面，感受到新军事革命浪潮的冲击，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摒弃固有惯性思维，去创造和探索新的制胜之道。恩格斯指出：“当技术革命的浪潮正在四周汹涌澎湃的时候……我们需要更新、更勇敢的头脑”，因为“思想准备比战争中所需要的任何一种技术手段都重要。”综观战争历史发现，赢得战争胜利的军队，固然有多种因素，但胜利倾向于敏锐探索、勇于创新、真正掌握最新作战理论并最先运用于作战实践的一方。火炮革新之后，拿破仑切准了“战神”的

脉搏而使法军所向披靡；面对机械化革命浪潮的冲击，纳粹枭雄古德里安成功地创造了“闪击战”理论而使德军猖獗一时；信息技术的发展催生了信息化战争。1985年美军就建起了数字化战场实验室，并雄心勃勃地提出到2020年全面实现陆军数字化，这是信息技术革命走上军事舞台的序曲。随后燃起的海湾战火及随之而来的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使“信息化战争雏形三部曲”连续上演，结果则在世界范围内激起了数字化建军的浪潮，数字化部队和数字化战场已成为未来战争的两大基本支撑要素。所有这一切明确无误地昭示：要执未来战争之牛耳，就必须探索并掌握适合信息化战争的作战理论及作战运用。

江主席多次强调，要注意跟踪世界军事的发展，要以改革创新的精神迎接世界新军事革命发展的挑战。当战争进化的潮流波澜迭宕，把严酷而紧迫的现实推到了我们面前时，我们就必须要拿出创新的勇气去扎扎实实地探索数字化战场上陆军取胜之道，以令人信服的本领肩负起统一祖国和捍卫国家安全的重任。但是，就我军目前情况而言，这种探索和研究还是初步的，与中央军委强调的要拿出切实可行的、管用的研究成果的要求是有差距的。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历史关头，强敌伺伏的严酷现实和世界各国抢占军事制高点的激烈竞争，要求我们必须扑下身子刻苦研究与军事斗争准备紧密相关的课题，特别是创新军事作战理论。作为新一代军事人才，肩负着历史的重托及人民的厚望，那种远眺未来战争的美妙畅想不应当是我们的追求，而系统深入地研究思考实用性更强的作战理论才更有意义。

正是基于这种历史责任感和鼓起应对新军事革命挑战的勇气，我们课题组历时两年，对陆军数字化部队作战问题进行了认真探索，撰写了“陆军数字化部队作战研究”一书。全书共分十章，首先，从剖析战争的构成要素入手，主要阐述了数字化部队与数字化陆战场这两大支撑要素产生的背景、动因、实质和基本

特征，并介绍了当今主要军事强国数字化部队建设的现状及趋势；第四章至第七章是全书的重点和核心，本着突出前瞻性和实用性的原则，从陆军数字化部队实战需求出发，系统深入地探讨了陆军数字化部队作战原则、作战运用、作战组织体系及主要战法；第八章研究了陆军数字化部队的主要兵种的特点及作战运用；最后两章则对陆军数字化部队的指挥控制、作战保障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阐述。

撰写这样一本书，课题新，难度大，多涉及新军事革命领域的前沿问题和军事理论研究的热点、难点问题。由于我们所占资料有限，能力欠缺，时间仓促，加之大部分内容初次涉猎，特别对一些问题研究探讨不深，有些看法还不成熟，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恳请专家和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 者

2002 年元月

目 录

第一章 数字化部队概述	1
一、数字化部队产生的背景与动因	1
二、数字化部队的实质	6
第二章 外国陆军数字化建设	16
一、美军数字化部队建设情况	16
二、英国陆军数字化建设情况	39
三、法国陆军数字化建设情况	43
四、德国陆军数字化建设情况	47
第三章 数字化陆战场	51
一、数字化陆战场的地位与作用	51
二、数字化陆战场的系统构成	55
三、数字化陆战场的基本特征	62
第四章 陆军数字化部队作战基本原则	69
一、全维感知，透视战场	69
二、快速反应，主动灵敏	74
三、优选目标，节点打击	77
四、灵活用兵，谋局造势	80
五、精确控制，凝聚合力	83

第五章 陆军数字化部队作战运用	86
一、着眼慑止战争,快速反应灵活部署	86
二、着眼关键时机,集中使用突出重点	88
三、着眼纵深作战,主要实施机动进攻	91
四、着眼决战决胜,首当其冲一锤定音	95
五、着眼联合作战,信息共享整体协调	98
第六章 陆军数字化部队作战组织体系	105
一、作战组织体系的基本特征	106
二、作战组织体系的基本要素	111
三、作战组织体系结构	136
第七章 陆军数字化部队主要战法	150
一、结构瘫痪	150
二、多维聚焦突击	164
三、特种破袭	171
四、全域防护	183
第八章 陆军数字化部队主要兵种	199
一、数字化炮兵	199
二、数字化防空兵	206
三、数字化通信兵	215
四、数字化工程兵	224
五、数字化战场上的网络兵	234
第九章 数字化部队指挥控制	246
一、数字化指挥控制系统	246
二、指挥控制流程	259
三、指挥控制方式	289

第十章 陆军数字化部队作战中的保障·····	299
一、陆军数字化部队作战中保障内容的新变化·····	301
二、陆军数字化部队作战中的保障方式·····	314
主要参考文献·····	326

第一章 数字化部队概述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迅猛发展并广泛应用于军事领域,引发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军事革命。从此以后,新军事革命浪潮一浪高过一浪,以风起云涌之势,强烈地推动着人类战争形态向信息化战争方向发展。在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一支代表了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最前沿的作战概念的新型部队应运而生,它就是以数字化通信技术和计算机网络技术为支撑的,以智能化、数字化信息武器装备为主体的、实现了信息传输数字化、横向技术一体化、武器装备智能化的陆军数字化部队。

一、数字化部队产生的背景与动因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数字化部队的产生也非一日之功、一夜之变,它是在“需求”与“可能”的不断撞击与融合中诞生,在新军事革命大潮下不断发展,并逐渐成为世界各国在迎接新军事革命挑战过程中争相竞逐的制高点。

(一) 数字化信息技术的奠基作用

数字化通信技术是指以“0”、“1”数字编码的形式对声音、图形、图像、文字等各种信息进行搜集、处理、传输的技术。它的发展是与计算机技术同时起步的。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先后经历了电子管、晶体管、集成电路、大规模集成电路和超大规模

集成电路时代的计算机技术的更新速度日益加快。数字通信技术也开始进入无线电通信领域，模拟信号与数字信号的转换技术日趋成熟。而系统集成技术作为一种“整合”技术，促成了计算机技术与通信技术的“双剑合璧”，两者的有机结合所产生的数字信息技术使人类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数字化时代。

数字信息技术主要由计算机技术、网络技术、微电子技术、数字化通信技术等几大部分组成。与传统的用模拟信号传递信息相比，用数字信号通过无线电台、光纤通信、卫星通信等多种手段传递信息，不仅速度快、准确率高、容量大、保密性和抗干扰性强，而且成本低、便于纠错、交换、处理和便于计算机联接，能够实现快速、实时的信息传递、处理和交换，可以满足宽带数据传输、抗干扰和防欺骗的需要。据有关资料统计，用数字信号的形式传递信息，一次性传递信息的准确率可以达到 98%，而话音通信的准确率只有 22%。就军事领域的运用而言，数字化信息技术是一种能把各种作战单元联为一体的理想的“一体化技术”。通过采用数字化信息技术可以把各军兵种的作战单元、各种武器甚至单兵联结为一个有机的系统，从而实现各作战要素作战效能的最大倍增。数字化信息技术适应了作战需求，能够满足最大限度提高部队整体作战效的需要，因而成为数字化部队诞生的技术基础。

（二）新军事革命推动和信息化战争牵引的“双向互动”作用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以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群体迅猛发展和在军事领域里的广泛运用，诞生了一大批高新技术武器装备，催生了精确战、电子战、计算机网络战等一系列新的作战样式，在全世界范围内引发了一场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军事革命。这场波澜壮阔的新军事革命迅速席卷全球，强制性地改变着军事领域的一切，迫使世界各国纷纷加强军队建设，以应对挑

战、谋求 21 世纪的军事优势。众所周知，新军事革命的技术基础是信息技术革命，新军事革命的发生以一系列信息技术的成熟为标志。借新军事革命之东风，人类“穿透战场迷雾”的梦想将成为可能，这一美好的前景使世界军事强国看到了 21 世纪军事制高点之所在，即充分利用信息技术革命的成果，建设一支“新概念”的部队，通过提高“穿透战场迷雾”的能力来最大限度地提高部队的战斗力。于是战场数字化、数字化部队等概念开始倍受人们关注，并成为世界军事强国研究的重点。在世界各国互相借鉴，互相启发，密切合作下，战场数字化、数字化部队逐渐由概念变为现实，数字化部队建设在新军事革命的推动下正如火如荼地发展着。

蓬勃兴起的新军事革命把人类社会从工业时代推向了信息时代。如同农业战争与冷兵器时代相对应、机械化战争与机械化时代相对应一样，信息时代所对应的战争形态是信息化战争。在新军事革命的大潮中，信息化战争日渐浮出水面，并逐步取代传统的机械化战争，成为人类战争的发展大势。信息化战争与机械化战争最大的区别之处在于，在信息化战争中，信息成为战争制胜的决定性因素，制信息权成为战争双方争夺的焦点；谋求信息优势，以信息流主导物质流和能量流成为了战争的基本制胜机理。在信息社会，人类将具有极其强大的信息获取、处理、传递和利用能力，人类对信息这种宝贵的资源的各种需求难题都将迎刃而解。在从属于信息社会的信息化战争中，信息化战场便是未来战场的蓝图，信息化战场可以帮助人们解决对战场信息的各种需求问题。发展信息化装备，构建信息化战场，建设适应未来信息化战争需要的信息化军队便是在一定时期内世界各国军队建设的目标与方向。这一目标像一块巨大的磁石对各国军队建设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引领着世界各国陆军建设的潮流，拉动着各国军队向着数字化方向发展。

（三）世界军事强国抢占 21 世纪军事制高点的需要

美国作为当今世界惟一的超级大国，其国家战略目标是谋求全面军事优势，称霸全球。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冷战时代宣告结束，美国的主要冷战对手不复存在，世界大战的危险骤然减小，世界战略格局由两极对抗转变为“一超多强”。变化了的全球战略形势使美国进一步看到了称霸全球的希望。虽然爆发世界大战的可能性极小，但地区性冲突和潜在的危机却日益增多。为维护其超级大国地位和谋求在全球的国家利益，美军开始把对付地区性军事冲突作为当前国家军事战略的核心，其军事战略随之由里根时期的“新灵活反应”战略转变为老布什时期的“地区防务”战略，从而对美国军事力量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继老布什时期的“地区防务战略”之后，克林顿时期美国军事战略继续调整变化，并发展成为“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1997 年克林顿连任总统后，美国对“灵活与选择参与”战略又做了调整，成为了“塑造、反应和准备”战略。小布什上台后，美国开始推行“布什主义”的单边政策，更加强调军事利益优先，加速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和增强军备建设。2001 年 9 月 30 日公布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称，美军必须具备同时采取三种常规军事行动能动的战略。军事战略的变化规定着美军军队建设的方向和任务。美军高层领导对后工业时代陆军的地位作用、任务进行了重新定位、思考后，提出了建设 21 世纪部队的构想。美军认为，为了解决承担的义务增多与资源减少的矛盾，必须充分发挥美国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巨大优势，把先进的信息技术物化成为各种力量倍增器，大幅度地提高美军战斗力，使美军能够夺取后工业时代军事斗争的制高点，以较少的军队发挥更大的作用。建设 21 世纪部队最核心的内容就是实现战场数字化和建设数字化部队。以建设 21 世纪部队构想为契机，美军开始了数字化部队建设的前期准备工作，“孕育”着美军数字化部队的胚胎。

为适应新的世界战略格局，世界各国也纷纷调整各自的军事战略，加强军队的改革和质量建设，竞相利用高新技术提高部队武器装备的科技含量，以求大幅度提高部队作战能力。世界各国在军队质量建设中高度重视以数字化信息技术为核心的高新技术群体在军事领域的应用所引发的新军事革命，深入研究新军事革命对军队作战的影响和要求，竞相展开高技术武器装备的研制。受美军建设数字化部队的启发，同时也是源自本身军队质量建设的需求，英、法、德等国也相继展开战场数字化、数字化部队的研究与建设，以求跟上时代的步伐，在 21 世纪军事领域的竞争中抢占制高点。

（四）高技术局部战争经验教训的启示

20 世纪 90 年代以前，美军虽然成功地进行了入侵格林纳达、入侵巴拿马及空袭利比亚等高技术局部战争，并对数字化技术在这三场战争中的运用做了一些研究和探讨，但由于受传统的研究方式和作战理论的束缚，建立数字化部队构想直到海湾战争爆发之后才告产生。

发生在 20 世纪 90 年代初的海湾战争，以其投入兵力之大、武器装备之精、地面作战速度之快、多国部队损失之小和信息作战地位之重要等诸多“战争之最”载入战争史册。美国一些军事分析家因此而认为，海湾战争是世界上第一场信息化战争。美陆军前训练与条令司令部小弗兰克斯上将说：“‘沙漠风暴’行动既有工业时代战争的陈迹，又有以知识为基础的信息战争的先兆。”在这场战争中，仅有 53 万兵力、2200 辆坦克、2800 辆装甲车的多国部队能迅速打败了伊拉克拥有 100 万兵力、5600 辆坦克、6000 辆装甲车的地面部队，其中原因除了武器装备战术技术性能的优劣之外，最重要的一条原因就是伊拉克完全失去了使用信息权利。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凭借大量的隐形飞机、航空母舰、坦克、装甲车、火炮等先进武器平台，尤其是大量的信息武

器系统，如 C⁴ISR 系统、精确制导武器系统、各种侦察和通信卫星、全球定位系统等，摧毁了伊通信枢纽、指挥中心等指挥控制系统，使伊军完全成了“聋子”、“瞎子”、“瘫子”，几乎变成了一盘散沙。而多国部队则通过 C⁴ISR 系统，可以准确地事先得知伊军的配置位置，从而使己方部队占得最佳阵位；在接敌运动时依靠先进的探测装置、夜视器材可以先敌发现目标，先敌占领有利位置，先敌开火；当遇到敌强大的地面部队时，又可以通过畅通的通信系统，迅速召唤空中和地面火力支援；性能优异的火控系统和制导系统能够保证非常高的首发命中率。所有这些，使得多国部队完全掌握了战场制信息权，而伊军则毫无制信息权可言。依靠信息上的绝对优势，多国部队才能在短短的 42 天内（地面进攻作战 100 小时），以微不足道的损失大获全胜。这场战争使美国人深刻地体会到了技术优势特别是信息技术优势的巨大魅力，初步尝到了信息优势的甜头，使美军更加认识到了信息这一战斗力“倍增器”的巨大威力。进而使美军认识到，在未来的军事冲突中，必须拥有压倒对方的信息优势。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建立一支能主宰未来信息战场的数字化部队。

数字化通信技术是数字化部队产生的技术基础，新军事革命浪潮孕育和催生了数字化部队并推动其快速发展，这使数字化部队从“构想”到试验部队，再到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部队，其神秘面纱渐渐地被揭开，一支新型的陆军作战部队逐渐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二、数字化部队的实质

数字化部队作为一种新概念部队，代表了世界各国军队建设的最前沿。作为一个新生事物，它自然有其深刻的实质。探寻数

数字化部队的实质,对于深化对数字化部队的认识,研究数字化部队的作战、建设等一系列问题具有重要的指导性意义。

(一) 数字化是机械化的嬗变,机械化是数字化的基础,两者相互促进,相得益彰

世界上第一支数字化部队虽然依托机械化部队而建成,可谓“脱胎”于机械化部队,但它却与传统的机械化部队有着本质的区别。

数字化,是通信专业术语,系指将声音、图形、图像、文字等各种模拟信号转化成为“0”、“1”二进制数字序列的形式数码信号的过程。它与用传统模拟信号传输声音、图形、图像、文字等各种信号相对立,侧重于将声音、图形、图像、文字等各种模拟信号转化为数码信号进行。数字化战场,系指运用数字化信息技术,广泛使用数字化信息装备,建成网络化的战场信息获取、处理、传递、管理等系统,从而大大提高获取、处理、传递和利用信息的速度和效率,实现各作战单元、各军兵种人员能够近实时地共享“透明化”的战场信息资源。

机械化,是军事专业术语,系指主战武器装备实现装甲化、甚至自行化的一种过程。机械化是19世纪工业革命成果在军事领域应用的结果。19世纪以蒸汽机的发明为标志的工业革命,把人类带入了机械化大生产时代,从而催生了火车、轮船、飞机等一系列新型交通运输工具。20世纪初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为了突破由堑壕、机枪和铁丝网组成的防御阵地,集火力、机动力和防护力于一身的新型武器——坦克应运而生,从而拉开了机械化战争的序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坦克、装甲车、自行火炮组成的装甲集团在飞机的支援下,驰骋于陆地战场,在进攻作战中又如钢铁洪流,势不可挡;在防御作战中像铜墙铁壁,坚不可摧,创造了一幕幕威武雄壮战争活剧,尽显了机械化战争的魅力和特点。在机械化战争中,哪一方的坦克、大炮、飞机

多，哪一方就拥有了数量优势；哪一方能够在决定性的时间、地点和方向投入占有火力、机动力和防护力优势的机械化部队，哪一方就把握了制胜战争的关键。换句话说，机械化战争的典型特征就是拼钢铁、拼数量、拼火力、拼速度。

从以上对数字化、数字化战场、机械化的分析可以看出，数字化与机械化并非水火难以相容，相反，二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首先，各种装甲平台以其良好的装甲防护能力和快速的机动能力而成为数字化信息装备的最佳平台。装甲车辆不仅可以承载火炮、机枪等各种火器，还可以承载雷达、电台、夜视仪、激光测距仪等各种信息装备。对于新生的各种数字信息装备而言，装甲车辆上有相当大的空间可供其使用，无论是“附加”还是“嵌入”，都不成问题。因此，毋庸置疑，装甲平台是数字化信息装备的最佳平台。其次，仅靠背负肩扛难以支撑起数字化信息装备的“重托”，数字化信息装备需要具有良好的防护能力和快速的机动能力的平台。数字化信息装备中不乏单兵数字化信息装备，如便携式 GPS 终端、头盔式夜视仪等，但毕竟这些数字化信息装备只占数字化信息装备的少数，多数的数字化信息装备不能仅以人为承载平台，毕竟人的负重能力和机动能力都非常有限，所以它们需要人以外的、能够借以承载的平台。不仅如此，它们还要求承载平台具有良好的防护能力和快速的机动能力，以适应战场生存和机动作战的需要。可见，对于陆军数字化部队而言，只有装甲平台能够满足承载数字化信息装备的要求。第三，数字化信息装备与传统的装甲车辆相结合的产物——数字化装甲平台，已经超越了机械化的范畴，它是机械化的嬗变。事物总是波浪式前进，螺旋式上升，向着更高、更远的方向发展。传统的装甲车辆在纳入了数字化信息装备后，其“机械化”的特征——火力、机动性、防护力均得到了大大的提升。可以说，数字化延伸和发展了机械化。但数字化信息装备与传统的装甲平台相结合的产物

是不是还属于机械化的范畴呢？我们认为，不是。因为数字化装甲平台这一数字化与机械化的结合体不仅具备火力、机动力、防护力这三大机械化部队的特征，更重要的是它具备了可以主导火力、机动力乃至防护力的信息力这一最为重要和关键的特征，火力、机动力、防护力在信息力的作用下，已经发生了从“量”到“质”的变化，它不是数字化与机械化的简单组合，而是一种有机的、创新的组合，其组合的结果产生了新的事物——数字化装甲平台。所以说，数字化装甲平台超越了机械化，是机械化的嬗变。

在数字化部队诞生后，世界各国并未忽视机械化建设，相反，以美国为代表的世界军事强国继续加强装甲平台的研制和改造工作，其中包括研制新一代主战坦克、新型步兵战车以及基于装甲平台的战斗支援和战斗勤务支援车辆，改造现有主战坦克、步兵战车等。它们的举措说明，世界军事强国仍在继续沿着“机械化”道路，努力提高和完善军队的机械化程度。同时，我们更应看到，世界各军事强国在努力提高和完善其军队的机械化程度的同时，也正在稳步实施数字化战场和数字化部队的建设；新型装甲平台（主战坦克、步兵战车、自行火炮、自行工程保障车辆等）在提高和完善军队的机械化程度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日益在各国的数字化部队建设中占据不可或缺的地位。可见，依托机械化部队发展数字化部队，不仅是世界各军事强国数字化部队建设的共同选择，而且代表了机械化与数字化相互促进、相得益彰的深刻道理。

（二）数字化最突出的特征和最大的意义在于横向技术一体化

人类漫长的战争实践表明，军事技术的发展往往是通过不断提高单项武器装备的性能和威力，来影响和改变着战争的面貌。目前，世界各国均发展了大量的家族化、系列化、专业化和通用

化的武器装备系统，但它仍只停留在单项武器系统的发展上，武器系统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实质性的改变。然而，高技术局部战争的现实已经证明，尽管这种军事技术的纵向一体化曾极大地改变了战争面貌，但随着单项武器系统作战性能的不断提高，其射程、精度、威力几乎已经达到了其物理极限，进一步提高的余地十分有限。如果只是一味地依靠提高单项武器系统的性能指数来引起整个战场形态的改变，其难度非常之大。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一大批高新技术群的兴起，为军事家们找到了一种突破这种军事技术纵向一体化发展困境的捷径，即横向技术一体化。横向技术一体化，是着眼于各种武器装备系统之间的融合与协调，通过使用共同的软件和语言、同一技术标准 and 规定，将通用技术运用到各种武器系统中，最终实现战场上各种硬件系统的一体化。

在日益蓬勃发展的各种高技术群中，数字化通信技术是实现军事横向一体化的关键技术。先进的数字化通信技术能够将现有的武器系统、信息系统、作战指挥控制、情报与侦察系统联结为一体，采用数字技术以实现话音、图形、图像、命令、文书等信息的战场共享、动态显示、实时交换、高速处理、辅助决策等自动化功能。这种以数字技术为“纽带”实现军事技术横向发展的方法，既能充分利用现有的高技术作战武器平台，又能发挥以数字通信技术为代表的一大批先进技术的优越性，还便于各军兵种之间的协调动作。实质上，就目前世界各国数字化战场建设现状来看，军事技术横向一体化的目的，就是以数字融合技术为核心，综合应用和发展高技术群，建设不同于以往战场形态的“战场大系统”。横向技术一体化将打破战场空间和传统技术上的限制，实现作战力量和作战空间的一体化。以数字化技术为支撑的信息融合系统、数据传输和处理系统以及以精确制导武器为主体的火力打击系统等三大职能系统，共同构成了陆军数字化部队的基本作战系统，实现了数字化陆战场的网络化、一体化。并且，